

水滸全傳



黑旋風李逵

85B-2

水 滸 全 传

施耐菴 罗贯中 著
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第三十一回

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

话说张都监听信这张团练说诱嘱托，替蒋门神报仇，要害武松性命，谁想四个人，倒都被武松搠杀在飞云浦了。当时武松立于桥上，寻思了半晌，踌躇起来，怨恨冲天：“不杀得张都监，如何出得这口恨气！”便去死尸身边，解下腰刀，选好的取把，将来跨了，拣条好朴刀提着，再径回孟州城里来。进得城中，早是黄昏时候，只见家家闭户，处处关门。但见：

十字街荧煌灯火，九曜寺香霭钟声。一轮明月挂青天，几点疏星明碧汉。六军营内，呜呜画角频吹；五鼓楼头，点点铜壶正滴。两两佳人归绣幙，双双士子掩书帙。

当下武松入得城来，径趲去张都监后花园墙外，却是一个马院。武松就在马院边伏着，听得那后槽却在衙里，未曾出来。正看之间，只见呀地角门开，后槽提着个灯笼出来，里面便关了角门。武松却躲在黑影里，听那更鼓时，早打一更四点。那后槽上了草料，挂起灯笼，铺开被卧，脱了衣裳，上床便睡。武松却来门边挨那门响，后槽喝道：“老爷方才睡，你要偷我衣裳，也早些哩！”武松把朴刀倚在门边，却掣出腰刀在手里，又呀呀地推门。那后槽那里忍得住，便从床上赤条条地跳将起来，拿了搅草棍，拔了橛；却待开门，被武松就势推开去，

抢入来，把这后槽辮头揪住，却待要叫，灯影下见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里，先自惊得八分软了，口里只叫得一声：“饶命！”武松道：“你认得我么？”后槽听得声音，方才知是武松，便叫道：“哥哥，不干我事，你饶了我罢！”武松道：“你只实说，张都监如今在那里？”后槽道：“今日和张团练、蒋门神，他三个吃了一日酒。如今兀自在鸳鸯楼上吃哩。”武松道：“这话是实么？”后槽道：“小人说谎，就害疔疮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却饶你不得！”手起一刀，把这后槽杀了。一脚踢过尸首，把刀插入鞘里，就烛影下，去腰里解下施恩送来的绵衣，将出来，脱了身上旧衣裳，把那两件新衣穿了；拴缚得紧凑，把腰刀和鞘跨在腰里，却把后槽一床单被，包了散碎银两，入在缠袋里，却把来挂在门边。又将两扇门立在墙边，先去吹灭了灯火：却闪将出来，拿了朴刀，从门上一步步爬上墙来。

此时却有些月光明亮。武松从墙头上一跳，却跳在墙里，便先来开了角门；掇过了门扇，复翻身入来，虚掩上角门。樵都提过了，武松却望灯明处来，看时，正是厨房里。只见两个丫鬟，正在那汤罐边埋怨说道：“伏侍了一日，兀自不肯去睡，只是要茶吃。那两个客人也不识羞耻，撞得这等醉了，也兀自不肯下楼去歇息，只说个不了。”那两个女使，正口里喃喃讷讷地怨怅，武松却倚了朴刀，掣出腰里那口带血刀来；把门一推，呀地推开门，抢入来，先把一个女使鬓角儿揪住，一刀杀了。那一个却待要走，两只脚一似钉住了的，再要叫时，口里又似哑了的，端的是惊得呆了。休道是两个丫鬟，便是说话的见了，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。武松手起一刀，也杀了。却把这两个尸首，拖放灶前，去了厨下灯火，趁着那窗外月光，一步步挨入堂里来。

武松原在衙里出入的人，已都认得路数。径赶到鸳鸯楼胡梯边来，捏脚捏手，摸上楼来。此时亲随的人，都伏事得厌烦，远远地躲去了。只听得那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三个说话。武松在胡梯口听，只听得蒋门神口里称赞不了，只说：“亏了相公与小人报了冤仇，再当重重的报答恩相。”这张都监道：“不是看我兄弟张团练面上，谁肯干这等的事！你虽费用了些钱财，却也安排得那厮好。这早晚多是在那里下手，那厮敢是死了，只教在飞云浦结果他。待那四人明早回来，便见分晓。”张团练道：“这四个对付他一个，有甚么不了？再有几个性命，也没了。”蒋门神道：“小人也分付徒弟来：只教就那里下手，结果了，快来回报。”正是：

暗室从来不可欺，古今奸恶尽诛夷。

金风未动蝉先噪，暗送无常死不知。

武松听了，心头那把无明业火，高三千丈，冲破了青天；右手持刀，左手叉开五指，抢入楼中，只见三五枝画烛荧煌，一两处月光射入，楼上甚是明朗；面前酒器，皆不曾收。蒋门神坐在交椅上，见是武松，吃了一惊，把这心肝五脏，都提在九霄云外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蒋门神急要挣扎时，武松早落一刀，劈脸剁着，和那交椅都砍翻了。武松便转身回过刀来，那张都监方才伸得脚动，被武松当时一刀，齐耳根连脖子砍着，扑地倒在楼板上。两个都在挣命。这张团练终是个武官出身，虽然酒醉，还有些气力；见剁翻了两个，料道走不迭，便提起一把交椅抡将来。武松早接个住，就势只一推；休说张团练酒后，便清醒白醒时，也近不得武松神力，扑地望后便倒了。武松赶入去，一刀先剁下头来。蒋门神有力，挣得起来。武松左脚早起，翻筋斗踢一脚，按住也割了头。转身来，把张都监也割了头。见

桌子上有酒有肉，武松拿起酒钟子，一饮而尽；连吃了三四钟，便去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来，蘸着血，去白粉壁上，大写下八字道：“杀人者打虎武松也”。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，揣几件在怀里。却待下楼，只听得楼下夫人声音叫道：“楼上官人们都醉了，快着两个上去搀扶！……”说犹未了，早有两个人上楼来。

武松却闪在楼梯边，看时，却是两个自家亲随人，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。武松在黑处让他过去，却拦住去路。两个进入楼中，见三个尸首，横在血泊里，惊得面面厮觑，做声不得，正如“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水”。急待回身，武松随在背后，手起刀落，早剁翻了一个。那一个便跪下讨饶，武松道：“却饶你不得！”揪住也砍了头。杀得血溅画楼，尸横灯影。武松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杀了一百个，也只是这一死。”提了刀，下楼来。

夫人问道：“楼上怎地大惊小怪？”武松抢到房前，夫人见条大汉入来，兀自问道：“是谁？”武松的刀早飞起，劈面门剁着，倒在房前声唤。武松按住，将去割时，刀切头不入。武松心疑，就月光下看那刀时，已自都砍缺了。武松道：“可知割不下头来！”便抽身去后门外去拿取朴刀，丢了缺刀，复翻身再入楼下来。只见灯明，前番那个唱曲儿的养娘玉兰，引着两个小的，把灯照见夫人被杀死在地下，方才叫得一声：“苦也！”武松握着朴刀，向玉兰心窝里搠着。两个小的，亦被武松搠死，一朴刀一个结果了。走出中堂，把樞拴了前门，又入来，寻着三个妇女，也都搠死了在房里。

武松道：“我方才心满意足，走了罢休！”撇了刀鞘，提了朴刀，出到角门外来，马院里除下缠袋来，把怀里踏匾的银酒器，

都装在里面，拴在腰里；拽开脚步，倒提朴刀便走。到城边，寻思道：“若等开门，须吃拿了，不如连夜越城走。”便从城边踏上城来。这孟州城是个小去处，那土城苦不甚高，就女墙边望下，先把朴刀虚按一按，刀尖在上，棒梢向下，托地只一跳，把棒一拄，立在濠堑边。月明之下，看水时，只有一二尺深。此时正是十月半天气，各处水泉皆涸。武松就濠堑边脱了鞋袜，解下腿絛护膝，抓扎起衣服，从这城濠里走过对岸。却想起施恩送来的包裹里有双八搭麻鞋，取出来穿在脚上。听城里更点时，已打四更三点。武松道：“这口鸟气，今日方才出得松臊。‘梁园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’，只可撒开。”提了朴刀，投东小路便走。诗曰：

只图路上开刀，还喜楼中饮酒。

一人害却多人，杀心惨于杀手。

不然冤鬼相缠，安得抽身便走。

走了一五更，天色朦朦胧胧，尚未明亮。武松一夜辛苦，身体困倦；棒疮发了又疼，那里熬得过。望见一座树林里，一个小小古庙，武松奔入里面，把朴刀倚了，解下包裹来做了枕头，扑翻身便睡。却待合眼，只见庙外边探入两把挠钩，把武松搭住。两个人便抢入来，将武松按定，一条绳索绑了，那四个男女道：“这鸟汉子却肥，好送与大哥去。”武松那里挣扎得脱，被这四个人夺了包裹朴刀，却似牵羊的一般，脚不点地，拖到村里来。这四个男女，于路上自言自说道：“看这汉子一身血迹，却是那里来？莫不做贼着了手来？”武松只不做声，由他们自说。行不到三五里路，早到一所草屋内，把武松推将进去。侧首一个小门里面，尚点着碗灯，四个男女，将武松剥了衣裳，绑在亭柱上。武松看时，见灶边梁上，挂着两条人腿。武松自

肚里寻思道：“却撞在横死神手里，死得没了分晓。早知如此时，不若去孟州府里首告了，便吃一刀一剮，却也留得一个清名于世。”正是：

杀尽奸邪恨始平，英雄逃难不逃名。

千秋意气生无愧，七尺身躯死不轻。

那四个男女，提着那包裹，口里叫道：“大哥，大嫂，快起来！我们张得一头好行货在这里了。”只听得前面应道：“我也！你们不要动手，我自来开剥。”没一盏茶时，只见两个人入屋后来。武松看时，前面一个妇人，背后一个大汉。两个定睛看了武松，那妇人便道：“这个不是叔叔武都头！”那大汉道：“快解了我兄弟！”武松看时，那大汉不是别人，却正是菜园子张青，这妇人便是母夜叉孙二娘。这四个男女吃了一惊，便把索子解了，将衣服与武松穿了。头巾已自扯碎，且拿个毡笠子与他戴上。原来这张青十字坡店面作坊，却有几处，所以武松不认得。张青即便请出前面客席里，叙礼罢，张青大惊，连忙问道：“贤弟如何恁地模样？”

武松答道：“一言难尽！自从与你相别之后，到得牢城营里，得蒙施管营儿子，唤做金眼彪施恩，一见如故，每日好酒好肉管顾我。为是他有一座酒肉店，在城东快活林内，甚是趁钱；却被一个张团练带来的蒋门神那厮，倚势豪强，公然白白地夺了。施恩如此告诉，我却路见不平，醉打了蒋门神，复夺了快活林，施恩以此敬重我。后被张团练买嘱张都监，定了计谋，取我做亲随，设智陷害，替蒋门神报仇。八月十五日夜，只推有贼，赚我到里面；却把银酒器皿，预先放在我箱笼内，拿我解送孟州府里，强扭做贼，打招了，监在牢里；却得施恩上下使钱透了，不曾受害。又得当案叶孔目仗义疏财，不肯陷害平

人。又得当牢一个康节级，与施恩最好。两个一力维持，待限满脊杖，转配恩州。昨夜出得城来，叵耐张都监设计，教蒋门神使两个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帮，就路上要结果我。到得飞云浦僻静去处，正欲要动手，先被我两脚，把两个徒弟踢下水里去。赶上这两个鸟公人，也是一朴刀一个搠死了，都撇在水里。思量这口气怎地出得，因此再回孟州城里去。一更四点，进去马院里，先杀了一个养马的后槽；爬入墙内，去就厨房里杀了两个丫嬛；直上鸳鸯楼上，把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三个都杀了，又砍了两个亲随。下楼来，又把他老婆、儿女、养媳，都戳死了。连夜逃走，跳城出来。走了一五更路，一时困倦，棒疮发了又疼，因行不得，投一小庙里权歇一歇，却被这四个绑缚将来。”

那四个捣子，便拜在地下道：“我们四个，都是张大哥的火家。因为连日赌钱输了，去林子里寻些买卖。却见哥哥从小路来，身上淋淋漓漓，都是血迹，却在土地庙里歇，我四个不知是甚人。早是张大哥这几时分付道：‘只要捉活的。’因此我们只拿挠钩套索出去，不分付时，也坏了大哥性命。正是‘有眼不识泰山’，一时误犯着哥哥，恕罪则个！”张青夫妻两个笑道：“我们因有挂心，这几时只要他们拿活的行货。他这四个，如何省的我心里事。若是我这兄弟不困乏时，不说你这四个男女，更有四十个，也近他不得。”那四个捣子只顾磕头。武松唤起他来说道：“既然他们没钱去赌，我赏你些。”便把包裹打开，取十两银子，把与四人将去分。那四个捣子拜谢武松。张青看了，也取三二两银子，赏与他们四个，自去分了。

张青道：“贤弟不知我心！从你去后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脱节，或早或晚回来，因此上分付这几个男女；但凡拿得行货，

只要活的。那厮们慢仗些的趁活捉了，敌他不过的，必致杀害；以此不教他们将刀仗出去，只与他挠钩套索。方才听得说，我便心疑，连忙分付，等我自来看，谁想果是贤弟！”孙二娘道：“只听得叔叔打了蒋门神，又是醉了赢他，那一个来往人不吃惊！有在快活林做买卖的客商，常说到这里，却不知向后的事。叔叔困倦，且请去客房里将息，却再理会。”张青引武松去客房里睡了。两口儿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，管待武松。不移时，整治齐备，专等武松起来相叙。有诗为证：

金宝昏迷刀剑醒，天高帝远总无灵。

如何廊庙多凶曜，偏是江湖有救星。

却说孟州城里张都监衙内，也有躲得过的，直到五更才敢出来。众人叫起里面亲随，外面当直的军牢，都来看视，声张起来，街坊邻舍，谁敢出来？捱到天明时分，却来孟州府里告状。知府听说罢，大惊，火速差人下来，检点了杀死人数，行凶人出没去处，填画了图样格目，回府里禀复知府道：“先从马院里入来，就杀了养马的后槽一人，有脱下旧衣二件。次到厨房里灶下，杀死两个丫嬛，后门边遗下行凶缺刀一把。楼上杀死张都监一员并亲随二人。外有请到客官张团练与蒋门神二人。白粉壁上，衣襟蘸血，大写八字道：‘杀人者打虎武松也’。楼下搠死夫人一口，在外搠死玉兰并奶娘二口，儿女三口。共计杀死男女一十五名，掳掠去金银酒器六件。”知府看罢，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门；点起军兵并缉捕人员，城中坊厢里正，逐一排门搜捉凶人武松。

次日，飞云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称：“杀死四人在浦内，见有杀人血痕在飞云浦桥下，尸首俱在水中。”知府接了状子，当差本县县尉下来；一面着人打捞起四个尸首，都检验了。两个是

本府公人，两个自有苦主，各备棺木盛殓了尸首，尽来告状，催促捉拿凶首偿命。城里闭门三日，家至户到，逐一挨查，五家一连，十家一保，那里不去搜寻。知府押了文书，委官下该管地面，各乡，各保，各都，各村，尽要排家搜捉，缉捕凶首。写了武松乡贯、年甲、貌相、模样，画影图形，出三千贯信赏钱。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，赴州告报，随文给赏；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，事发到官，与犯人同罪。遍行邻近州府，一同缉捕。

且说武松在张青家里，将息了三五日，打听得事务箴刺一般紧急，纷纷攘攘有做公人出城来各乡村缉捕。张青知得，只得对武松说道：“二哥，不是我怕事，不留你久住，如今官司搜捕得紧急，排门挨户，只恐明日有些疏失，必须怨恨我夫妻两个。我却寻个好安身去处与你，在先也曾对你说来，只不知你终心肯去也不？”武松道：“我这几日也曾寻思：想这事必然要发，如何在此安得身牢？止有一个哥哥，又被嫂嫂不仁害了；甫能来到这里，又被人如此陷害；祖家亲戚都没了。今日若得哥哥有这好去处，叫武松去，我如何不肯去？只不知是那里地面？”张青道：“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龙山宝珠寺。花和尚鲁智深和一个青面兽好汉杨志，在那里打家劫舍，霸着一方落草。青州官军捕盗，不敢正眼觑他。贤弟只除那里去安身，方才免得；若投别处去，终久要吃拿了。他那里常常有书来取我入伙，我只为恋土难移，不曾去的。我写一封书，备细说二哥的本事，于我面上，如何不着你入伙。”武松道：“大哥也说的是。我也有心，恨时辰未到，缘法不能凑巧。今日既是杀了人，事发了没潜身处，此为最妙。大哥，你便写书与我去，只今日便行。”

张青随即取幅纸来，备细写了一封书，把与武松，安排酒食送路。只见母夜叉孙二娘指着张青说道：“你如何便只这等叫叔叔去，前面定吃人捉了。”武松道：“阿嫂，你且说我怎地去不得？如何便吃人捉了？”孙二娘道：“阿叔，如今官司遍处都有了文书，出三千贯信赏钱，画影图形，明写乡贯年甲，到处张挂。阿叔脸上，现今明明地两行金印，走到前路，须赖不过。”张青道：“脸上贴了两个膏药便了。”孙二娘笑道：“天下只有你乖，你说这痴话，这个如何瞒得过做公的？我却有个道理，只怕叔叔依不得。”武松道：“我既要逃灾避难，如何依不得？”孙二娘大笑道：“我说出来，阿叔却不要嗔怪。”武松道：“阿嫂但说的便依。”孙二娘道：“二年前，有个头陀打从这里过，吃我放翻了，把来做了几日馒头馅。却留得他一个铁界箍，一身衣服，一领皂布直裰，一条杂色短缠绦，一本度牒，一串一百单八颗人顶骨数珠，一个沙鱼皮鞘子，插着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。这刀如常半夜里鸣啸的响，叔叔前番也曾看见。今既要逃难，只除非把头发剪了，做个行者，须遮得额上金印。又且得这本度牒做护身符，年甲貌相，又和叔叔相等，却不是前缘前世？阿叔便应了他的名字，前路去，谁敢来盘问？这件事好么？”张青拍手道：“二娘说得是，我倒忘了这一着。”正是：

缉捕急如星火，颠危好似风波。

若要免除灾祸，且须做个头陀。

张青道：“二哥，你心里如何？”武松道：“这个也使得，只恐我不象出家人模样。”张青道：“我且与你扮一扮看。”孙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来，打开，将出许多衣裳，教武松里外穿了。武松自看道：“却一似与我身上做的。”着了皂直裰，系了绦，把毡

笠儿除下来，解开头发，折迭起来，将界箍儿箍起，挂着数珠。张青、孙二娘看了，两个喝采道：“却不是前生注定！”武松讨面镜子照了，也自哈哈大笑起来。张青道：“二哥为何大笑？”武松道：“我照了自也好笑，我也做得个行者。大哥，便与我剪了头发。”张青拿起剪刀，替武松把前后头发都剪了。诗曰：

打虎从来有李忠，武松绰号尚悬空。

幸有夜叉能说法，顿教行者显神通。

武松见事务看看紧急，便收拾包裹要行。张青又道：“二哥，你听我说，不是我要便宜，你把那张都监家里的酒器，留下在这里，我换些零碎银两，与你路上去做盘缠，万无一失。”武松道：“大哥见的分明。”尽把出来与了张青，换了一包散碎金银，都拴在缠袋内，系在腰里。武松饱吃了一顿酒饭，拜辞了张青夫妻二人，腰里跨了这两口戒刀，当晚都收拾了。孙二娘取出这本度牒，就与他缝个锦袋盛了，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。武松拜谢了他夫妻两个。临行，张青又分付道：“二哥于路小心在意，凡事不可托大。酒要少吃，休要与人争闹，也做些出家人行径。诸事不可躁性，省得被人看破了。如到了二龙山，便可写封回信寄来。我夫妻两个在这里，也不是长久之计；敢怕随后收拾家私，也来山上入伙。二哥保重保重，千万拜上鲁、杨二头领。”

武松辞了出门，插起双袖，摇摆着便行。张青夫妻看了，喝采道：“果然好个行者！”但见：

前面发掩映齐眉，后面发参差际颈。皂直裰好似乌云遮体，杂色绦如同花蟒缠身。额上界箍儿灿烂，依稀火眼金睛；身间布衲袄斑斓，仿佛铜筋铁骨。戒刀

两口，擎来杀气横秋；顶骨百颗，念处悲风满路。啖人罗刹须拱手，护法金刚也皱眉。

当晚武行者辞了张青夫妻二人，离了大树十字坡，便落路走。此时是十月间天气，日正短，转眼便晚了。约行不到五十里，早望见一座高岭。武行者趁着月明，一步步上岭来，料道只是初更天色。武行者立在岭头上看时，见月从东边上来，照得岭上草木光辉。正看之间，只听得前面林子里，有人笑声，武行者道：“又来作怪！这般一条净荡荡高岭，有甚么人笑语？”走过林子那边去打一看，只见松树林中，傍山一座坟庵，约有十数间草屋，推开着两扇小窗，一个先生，搂着一个妇人，在那窗前看月戏笑。武行者看了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便想道：“这是山间林下出家人，却做这等勾当！”便去腰里掣出那两口烂银也似戒刀来，在月光下看了道：“刀却是好，到我手里，不曾发市，且把这个鸟先生试刀。”手腕上悬了一把，再将这把插放鞘内，把两只直裰袖，结起在背上，竟来到庵前敲门。那先生听得，便把后窗关上。

武行者拿起块石头，便去打门。只见呀地侧首门开，走出一个道童来，喝道：“你是甚人，如何敢半夜三更，大惊小怪，敲门打户做甚么？”武行者睁圆怪眼，大喝一声：“先把这鸟童祭刀！”说犹未了，手起处，铮地一声响，道童的头落在一边，倒在地下。只见庵里那个先生大叫道：“谁敢杀我道童！”托地跳将出来。那先生手抡着两口宝剑，竟奔武行者。武松大笑道：“我的本事，不要箱儿里去取，正是挠着我的痒处。”便去鞘里，再拔了那口戒刀，抡起双戒刀来，迎那先生。两个就月明之下，一来一往，一去一回，两口剑寒光闪闪，双戒刀冷气森森。斗了良久，浑如飞凤迎鸾；战不多时，好似角鹰拿兔。两个斗

了十数合，只听得山岭旁边一声响亮，两个里倒了一个。但见寒光影里人头落，杀气丛中血雨喷。毕竟两个里厮杀，倒了一个的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

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

当时两个斗了十数合，那先生被武行者卖个破绽，让那先生两口剑斫将入来，被武行者转过身来，看得亲切，只一戒刀，那先生的头，滚落在一边，尸首倒在石上。武行者大叫：“庵里婆娘出来，我不杀你，只问你个缘故。”只见庵里走出那个妇人来，倒地便拜。武行者道：“你休拜我。你且说，这里是甚么去处？那先生却是你的甚么人？”那妇人哭着道：“奴是这岭下张太公家女儿。这庵是奴家祖上坟庵。这先生不知是那里人，来我家里投宿，言说善习阴阳，能识风水。我家爹娘，不合留他在庄上，因请他来这里坟上观看地理，被他说诱，又留他住了几日。那厮一日见了奴家，便不肯去了。住了三两个月，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，却把奴家强骗在此坟庵里住。这个道童，也是别处掳掠来的。这岭唤做蜈蚣岭。这先生见这条岭好风水，以此他便自号飞天蜈蚣王道人。”武行者道：“你还有亲眷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亲戚自有几家，都是庄农之人，谁敢和他争论？”武行者道：“这厮有些财帛么？”妇人道：“他也积蓄得一二百两金银。”武行者道：“有时，你快去收拾。我便要放火烧庵也。”那妇人问道：“师父，你要酒肉吃么？”武行者道：“有时，将来请我。”那妇人道：“请师父进庵里去吃。”武行者道：“怕别有人暗算我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奴有几颗头，敢赚得师

父？”武行者随那妇人入到庵里，见小窗边桌子上，摆着酒肉。武行者讨大碗，吃了一回。那妇人收拾得金银财帛已了，武行者便就里面放起火来。那妇人捧着一包金银，献与武行者，乞性命。武行者道：“我不要你的，你自将去养身。快走！快走！”那妇人拜谢了，自下岭去。武行者把那两个尸首，都掷在火里烧了；插了戒刀，连夜自过岭来，迤逦取路，望着青州地面来。

又行了十数日，但遇村坊道店，市镇乡城，果然都有榜文张挂在彼处，捕获武松。到处虽有榜文，武松已自做了行者，于路却没人盘诘他。时遇十一月间，天色好生严寒。当日武行者一路上买酒买肉吃，只是敌不过寒威。上得一条土冈，早望见前面有一座高山，生得十分峻峻。武行者下土冈子来，走得三五里路，早见一个酒店。门前一道清溪，屋后都是颠石乱山。看那酒店时，却是个村落小酒肆。但见：

门迎溪涧，山映茅茨。疏篱畔梅开玉蕊，小窗前松偃苍龙。乌皮桌椅，尽列着瓦钵磁甌；黄土墙垣，都画着酒仙诗客。一条青旆舞寒风，两句诗词招过客。端的是走骠骑闻香须住马，使风帆知味也停舟。

武行者过得那土冈子来，径奔入那村酒店里坐下，便叫道：“店主人家，先打两角酒来。肉便买些来吃。”店主人应道：“实不瞒师父说：酒却有些茅柴白酒，肉却都卖没了。”武行者道：“且把酒来蘸寒。”店主人便去打两角酒，大碗价筛来，教武行者吃，将一碟熟菜，与他过口。片时间，吃尽了两角酒，又叫再打两角酒来，店主人又打了两角酒，大碗筛来。武行者只顾吃。比及过冈子时，先有三五分酒了；一发吃过这四角酒，又被朔风一吹，酒却涌上。武松却大呼小叫道：“主人家，你真个没东西卖？你便自家吃的肉食，也回些与我吃了，一发还你银